春秋讞

四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諸侯世相朝吾固言其非矣此乃春秋强弱相陵之習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天子之禮也諸侯相見何謀事補闕之云尤可見其妄

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傳例不赴于諸侯不返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曰葬又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今定姒既不殯于廟又無櫬不虞則亦不反哭于寢矣經何以書夫人姒氏薨又曰葬我小君定姒哉啖氏以

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

雞澤之盟傳言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今以為貪當矣此以國殺者殺有罪之辭也則安得復謂共王為不刑哉殺大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
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杜預以雞澤戚城棣鄬邢丘為五會按鄬會簡公
不與實四會爾子展之言不應有誤亦傳之失也
九年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前言城虎牢葢鄭叛諸侯取虎牢城之以逼鄭則不得言鄭虎牢今諸侯會而伐鄭鄭與晉平故以虎牢歸之為之戍以備楚自當繫之鄭戍善辭也傳不達此義乃以城與戍為一且城虎牢在二年豈有八年之後始言戍乎又謂城梧及制二邑皆鄭地然不得言虎牢杜預謂追書以見鄭志此葢附會圍宋彭城之言前固已失矣今引為比又非也

十有一年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為尋戲之役吾固言其非矣若然是伐鄭之功已成諸侯與鄭盟而鄭亦與焉者也如范宣子之言以為道敝無成而畏諸侯之貳乃是不能服鄭恐諸侯有貳心無乃與前言行成者戾乎蓋左氏適見同盟之後不旋踵而前諸侯復伐鄭故云爾不悟楚以鄭前服而伐之鄭伯復迎而同伐宋諸侯為是再討當時鄭往來乎晉楚之間何嘗有寧歲安可獨責于此況其盟辭但謂毋蘊年毋壅利毋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

轢敗非實吾嘗言之矣此非報敗報其伐也　會
向與伐秦諸皆書人而季孫宿叔老叔孫豹晉士
匄荀偃衛北宮括六人獨以名氏見傳見其文異
故謂人者以情而貶名氏者以攝而録然而情者
獨崔杼華閱仲江則自曹而下七國以微者而書
乎以情而貶乎若以為微則與齊人宋人衛人孰
辨且宋但書人爾安得與華閱仲江兩人並貶北
宮括以攝而録則季孫宿叔老公孫蠆士匄荀偃

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周官之衍文諸侯僭而增其籍者也魯與晉皆侯國使晉得為三軍則魯何得以作三軍舍中軍見譏乎叔孫豹曰元侯作師卿率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率賦以從諸侯此其說是也傳但見當時僭禮而妄言之爾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據傳例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今言以我故者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我十五年邾人伐我故也鄰國以兵相加諸侯常事也又况通齊楚之使豈所謂不道於其民者哉然而經書晉人執莒子邾子此例不可行吾固言之矣杜預謂二國數侵我又無道於其民是欲誣二國以成傳之說則可以為經旨則非也

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夷儀之會經本不言伐齊使果為報朝歌之役而
以殺其君為解且以賂免則諸侯安得無譏杜預以
為齊有喪自宜退尤非是夫弑君不討而謂之不
伐喪則凡弑者皆可以喪免之矣據十四年經書
衛侯出奔齊此獻公為孫林父所逐而立剽也二
十三年書齊侯伐衛遂伐晉是時衎猶在齊宜為
伐剽而晉有黨焉故明年為夷儀之會衛侯亦與
夷儀衛地則晉必有謀衛者而未成故至是又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

朔或有誤以十一月為十二月者若辰果在申而再失閏當自二十五年失一閏則二十六年與是歲皆當以建亥為正月不惟逓失一月而四時易序且二年矣是月辰果在申為再失閏則明年當以建戌為正月經安得復以無冰為灾乎杜預為

之徒以星次言吉凶若合符契皆後世星家假托之辭習其見而襍記之

邾子來朝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前事載晉韓起聘周之言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杜預以時事為四時貢職邾與魯列國非有屬於魯者何至其君自修其貢乎杜預謂非宋盟此葢傳前誤載齊事故以邾為嫌而妄為之辭也

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
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
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
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宋盟不先楚吾固言之矣且是時齊以彊不交相
見不與會今為尋宋盟則齊何為而遽會乎所謂
再合諸侯者自趙武執政之後惟襄二十五年夷

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
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
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
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
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
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
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
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

日久矣茍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
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虢以正月會鄆以三月取莒安得告于會以四月
載趙孟等歸入鄭則宜為已會而未散然宋盟莒
無與焉亦不得來告而謂魯為瀆齊盟也且叔孫
豹出會於外季武子取鄆於內事不相及非使人
之罪亦安得不以詰魯而反欲戮豹是會本不推
楚主盟趙孟聞樂王鮒求貨不能正而徒美豹之

叔弓帥師疆鄆田附庸之田則不得而疆之矣此
蓋魯鄆嘗亡於外而今復之傳不知此例而妄言
之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
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
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
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

左氏在二傳後疑其然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言五陳以相離翟人笑之則已陳矣安得為未陳乎蓋傳不知外域書敗之義故强為之説以附其未陳之例

莒展輿出奔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

此以公初即位而來於傳例所謂大國聘之者也列國卿始知政未有相告而來者況晉又霸主豈禮也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非也說已見前

北燕伯欵出奔齊

甯戚孫林父逐其君者此舊史之辭非經所嘗言也又況欵懼而自出非有逐之者乎又謂欵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中以示例亦非是既均以奔為罪何擇於重輕此乃救傳之失而妄言之爾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
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兄之子麇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
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
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
遷賴于鄢

穀梁云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其辭略同傳之

九月取鄆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鄆叛而來是也以爲邑則非是審鄆爲莒邑何不名其人言以鄆來奔是猶登叛人乎杜預謂潰散而來將帥微故不書尤非是以邑叛者非卿即大夫將帥不與也此蓋傳不知鄆爲莒附庸經于附庸書取之義蔽其以取爲易之例故又以克邑不

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

叔孫豹以成十六年秋奔襄二年復見經使以是歳歸庚宗之子纔四歳果能奉雉以從其母而謂之長乎豹亦賢臣也方不義僑如以為避禍而去必不違禮忘恩而遽娶於齊孟丙仲壬豎牛之為豹子固不可知而傳之言詭異若徵於夢之類好奇語怪每如此皆不足據　杜洩誠忠於叔孫者方援之戈能殺豎牛則叔孫可免矣乃拒而不受是寧坐視叔孫之死而不肯去豎牛豈所謂忠哉傳

記杜洩敢與季孫爭以路葬叔孫又以誣毀中軍

帥士而哭之必非坐視叔孫之死而不救者兩說

必有一妄

五年春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

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

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

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

秋七月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非也其失與太原同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闈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

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
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
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
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
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
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

伐且既敗則不特無功而已蓋見經以敗為伐故

又從而為之辭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杞伯實與魯再同盟不得謂之如同盟若以謂嘗因晉取其田以為怨豈可遂廢其禮非經意不足以發例

秋九月大雩

公子棄疾也子干者公子比也觀從者起之子也
郟敖之死比先奔在晉靈王即位滅蔡封棄疾以
為蔡公朝吳在焉觀從疑起被誅奔蔡是以得事
朝吳則從乃旅人爾蔡以國為邑地非不廣也棄
病以公子有一國力非不彊也觀從非專楚國者
安能矯棄疾之命召比于外內劫棄疾而與之盟
乎若然是制在觀從而棄疾無能為矣安得蔡人
復聚而欲執從從辭而後得釋朝吳又教其衆奉

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昭子之言天子諸侯之禮是矣而言用於正月則太史與平子皆失之所謂正月者建巳純陽之月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是時陽已極而陰未萌故言慝未作平子雖知其說而不盡其義復以周正數之謂此六月非四月故太史辨之曰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而未夏至此言正月則是而謂禮必行於此月則非按夏書辰弗集于房以季秋言

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言其母非適則昭王安得為適嗣此蓋子西與昭王皆庶子而子西長故子常欲立之子西以平王已立昭王為太子故不敢當非謂不敢亂適左氏傳之誤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慆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